



武林絕殺

今龙 著

(下)

武林绝杀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辽宁民族出版社

1992年·沈阳

第十三回 禁地用武 血光 剑影祸少林

云霞子顿时瘫软，颓然便坐在地上，脸色苍白，竟如同槁木死灰一般。须知那云霞子本是多年行走奔波于险恶江湖之间，便是流血死伤，亦自见过无数，却被感情之事折磨得如此模样，可见男女之情确如巨斧利刃，伤人心腑狠甚！难怪峨嵋神尼说她凡缘俗意未净，确是如此，她倒不是对那“采花贼”尚自恩怨未了，而是她忽然想起了公孙直。当初悔不该太过谨慎，错过机缘，今日已然醒悟，却已人去物存。天地悠悠，岂非无情已甚！造化茫茫，真个弄人匪浅！夏冬见师傅如此失态，心中亦是十分凄然。公孙杰已听夏冬述说云霞子身世，心中也是感慨万端，世事茫茫，情亦茫茫，人生有限，情却无涯，难怪父亲生前在庭中植柳寄情，想是亦为一个情字；自家近来亦是心潮难平，左右为难，却原来也是为了这个“情”字，一个“情”结在他身上，两条线头却是系在夏冬和百花心上，左牵右拽，使公孙杰好生为难。夏冬心中不忍，便扶师傅进了屋子，让师傅端坐运气，调养身体，免得恶战刚过，心中悲伤，做下病根。

云霞子端坐椅上，运气三遭，将抑郁之气排出体外，随

即长啸一声，周身恢复如初，夏冬方自放下心来。云霞子走进内室，从箱囊之中取出一个布包，复出内室，将夏冬公孙杰二人叫至面前，脸色庄重，说道：“我有一言，你二人务必听好。我见你二人年貌相当，若心念相通，情投意合，今日为师便可做主，使你二人预订终身，切莫错过机缘，到头来，却如为师一样，抱憾终生！”这一番话虽是师傅说与徒弟的，但公孙杰亦曾向其学过“无情剑法”，便也是说与他听的。夏冬脸色一红，轻声说道：“徒儿早无父母，一切全凭师傅做主！”显系心下甚为同意。公孙杰心下却是复杂十分，若在平时，他确是更喜欢夏冬，人品武功，兴趣志向，均高过百花不知多少，自己朦胧中心向往之的情侣，便是如此样人。然而若待要订终身，却又犹豫起来，他又想起百花，毕竟十年相交，青梅竹马，一时之间，怎易割舍！却又不忍伤了夏冬之心，不忍拒绝与亡父心相印之的云霞子。当下，他婉言说道：“公孙杰亦是父母亡故，便由师傅做主此事。不过亡父尸骨未寒，其遗命尚未了结，怎可做此有违孝道之事！更何况‘匈奴未灭，何以家为？’了。”云霞子叹了口气道：“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呀！如此，我徒夏冬算是终身有靠了。”说罢，将手中之包慢慢打开，面色郑重地说道：“这是一把精钢短剑，系早年间大内珍品。”公孙杰夏冬定睛细看，见那短剑确实精致已极，剑鞘是南方海中的百年鲨鱼皮制作，剑把却是罕见的鸡血石磨成，上面嵌镶着七颗猫眼绿宝石，确是价值连城。云霞子缓缓说道：“宝剑有价，人心无价，这便是早年间公孙直大侠赠送与我的，今日物归原主，公孙小侠收回去，将它送给最亲近之人吧！”说罢，递给公孙杰。公孙杰拔出短剑，烛光之下，剑芒四射，竟使人睁不开眼睛。短剑也是宝剑，与金刚宝剑同为剑中珍品。公孙杰曾听父亲讲过，自古时干将莫邪以身投炉，用血

肉之躯炼出成精宝剑之后，后人便无人再循此例，宝剑便再无精品。千年之后，有一金刚和尚立志炼出精品宝剑，选中大禹治水时留下定海神针的屑末，投入昆仑山下冰雪炉中，火炼七七四十九天，冰雪炉熔化再垒，竟致万座，方使炉火通红，剑铁烧成通红，却仍未达炉火纯青境界，金刚和尚大吼一声，身形一起，飘入炉中。只听轰然一声，冰雪炉倒塌，一股青白之气直冲云天，昆仑山下，少了一个有道高僧，却多出一长一短两把宝剑，埋在冰封雪压之中。也是合当剑归其主，那日公孙直的师祖偶过昆仑山下，忽见紫芒映射，一股剑气直冲斗牛，便折冰捧雪，得此宝剑，师徒相传，传至公孙直手中。公孙杰亦曾听父亲说过金刚短剑，却无缘得见，今日幸见此剑，当然应送给所佩之人，眼下只有夏冬可佩，当下便纳剑入鞘，将短剑郑重递给夏冬，心内显是已把夏冬视为最亲近之人了。夏冬接过短剑，脸色十分庄重，仔细将其纳入怀中，如同将那公孙杰与自家的命运紧紧相连，一起装入心中一样。

云霞子面露欣慰，看着徒儿夏冬强忍欢乐，满面涨红的样子，心中叹道：“年青人却是有福，但愿她们永久欢乐才好。”欣慰之余，她忽然想到一事，便把二人叫到面前，脸色变得凝重，叮咛道：“我想，明日起始，你二人仍是行走江湖，做一番事业才行，岂不闻‘梁园虽好，不是久恋之家’，我等武学之人，不应过分温情，总该扶弱锄强，方不负这侠义二字。”

夏冬心中正值愉悦之至，不愿离开万柳塘，便说道：“待我等留下家中，陪伴师傅些时日，免得师傅孤苦……”

云霞子却是一笑：“死丫头，别昏了头！为师多年坎坷，早已不觉其苦，亦是不觉其乐，百念一心，无非伸张正义，光大武林，解民疾苦而已，何谓孤苦二字！”说着，她若有所思，

沉吟说道：“况且，这万柳塘已非久留之地，不日之间，此处当会有事变发生，为师也将出游几日，会会武林同道。你们若留在此地，为师却是无法相陪。”公孙杰忽然心中一动，说道：“我有一想法，不知是否正确。”夏冬催他快说，公孙杰便说出心中的疑点。原来，公孙杰初见那“采花贼”时，只想着怎样帮助云霞子；心下并未过分注意。待到“采花贼”说公孙直一剑掷出却只伤其面而未伤其琵琶骨时，公孙杰便有些疑心，别人不知，他却是熟知父亲这一招的，这一招名为“败剑”，是“金刚剑法”中取胜之际，防敌逃跑或将败之际，与敌同亡的招数，一剑掷出，手无兵刃，便是取败之招，故曰“败剑”。但这“败剑”在公孙直用来，却是十分精熟，认部位之准，劲道之猛，都使对方无法化解，在“采花贼”逃跑之际，公孙直掷出宝剑，断不会失了准头而只伤其面颊。待到后来“采花贼”使出鞭法，公孙杰更是怀疑：这套鞭确曾见过，前几年父亲曾经以剑代鞭，教过自己，尤其是那招精妙的“阴云密布”，分明是金廷侍卫主管完羽中的招式。公孙杰把这些疑心之处全数讲了出来，夏冬也补充说道：“在我听来，那人声音喑哑，显然是捏着嗓子装出来的。”云霞子本来武功极高，又是江湖经验十分丰富，岂有不如公孙杰夏冬二人之处？只是她心气浮躁起来，却是宁愿来者是那“采花贼”，哪怕拚个两败俱伤，也要在今日了却当年那场恩怨。经公孙杰和夏冬一说，云霞子才仔细回想一番，发现：这个“采花贼”身材却显矮小，面部表情也没那么英俊。当年那“采花贼”身高八尺，英俊已甚，两眼一轮，便有无限勾人的力量，确是柔魅无比，今天这人的双眼却是阴沉沉的，精光暴露。再者说，既是他要来了却恩怨，就该一战到底，怎的不见高低上下，更不必说拚成你死我活，便竟自逃之夭夭了

呢？

公孙杰沉吟一会儿，说道：“依我看来，这位不速之客，必是完羽中无疑！”

夏冬不解，问道：“若是完羽中，却有一事有疑，就是他到此来打上一阵就跑，却又为何？”

公孙杰几乎不假思索，说道：“恐怕是冲着我来吧！”

夏冬仍是不解：“既是如此，他何以得知师傅身世并能冒充‘采花贼’呢？”

云霞子对公孙杰的猜测甚为同意，说道：“这么说来，他定是听那欧阳魁所说无疑了。只是这欧阳魁怎么会对一个金廷侍卫主管说这些事呢！”

夏冬解释着，反问道：“师傅莫非还不知道？那欧阳魁已然投靠金廷，成了金狗的忠实走狗。”

云霞子心下一震，事情果然是比她想象的要严重得多：若是那“采花贼”来此，不过是争的个人恩怨，一人对一人，斗出个公道来；若真是完羽中来此了，便是包藏着祸心，阴谋亦巨大，完羽中的背后，必是金廷兵马，还有欧阳魁等高手。心念至此，她便又是郑重地对公孙杰夏冬说道：“你二人不必婆婆妈妈了，还是快走，越快越好！”

夏冬却撒娇说道：“物离乡贵，人离乡贱，师傅却让我俩去往何处？”

云霞子道：“武林中人，行走江湖，四海为家，却是常事，怎可贪恋清闲舒适！”

一提到去往何方，公孙杰忽然一拍脑袋，说道：“瞧我臭脑袋，几乎忘了大事！”当下抽出宝剑，轻放桌上，然后双手用个巧劲一掰，从中取出那张羊皮图画，展在桌上，然后说道：“父亲临终前，将这图与宝剑交到我的手中，让我交给武

林中人，可我却是不知交给谁人，又不知这图包涵何意，请师傅指教。”

云霞子接过羊皮，不知为何物，便凑到上面，仔细看起来，看了半天，仍是不明就是。忽然，她右手一动，先探入怀里，再向外一甩，两个动作一气呵成，便是近旁的公孙杰夏冬二人犹未看清，云霞子已然喝了一声：“什么人？”但见烛火中闪烁缕缕银光，倏忽便无踪影，原来却是云霞子听出了第四个人的呼吸之声，便飞快打出一团银针，刺破窗纸飞出。紧接着，云霞子身形极快，公孙杰夏冬方才转身，她早已撞开窗户，飞身屋外。公孙杰和夏冬随即跃出门外，却听到那“采花贼”桀桀一笑，早已飞出院墙，竟然又走了。再次回到屋中，云霞子重新看了一番羊皮图画，说道：“这张画显然是一幅地图，有山有水，只是这些奇怪的符号却是何意？”

公孙杰道：“这正是我百思不得其解的事，不知师傅能否知道。”

云霞子答非所问，说道：“此处已被金廷监视严密，你们还是快走吧！”

夏冬又问道：“那么，师傅是否能解此图？”

云霞子郑重说道：“这图上符号应是文字说明，只是这文字却不是真、草、隶、篆，便是那甲骨、钟鼎也非此样式，依我看来，定然是自创的一种密写符号，怕只有少数几人能看懂呢！”

公孙杰急忙追问：“只要找到解图之人，便是我完成了父亲遗命，公孙杰便再无牵挂之事了，却不知这少数几人却是哪个，身在何方？”

云霞子叹道：“我亦不知！或许，少林寺高僧住持了然方丈和一代武林宗师永平真人能破解此图？他们二人确是学识

渊博，文武兼善呢！”

公孙杰道：“看来，我还须再次行走啊！”

云霞子说：“这个自然，而且越快越好！”

夏冬叹道：“只是不得伴陪师傅了！”

云霞子心中一横，说道：“我又不老不小，要你们伴陪，反觉惭愧，不如自身行走，做一野鹤闲云，犹为自在。”

夏冬一见，知道师傅决心已下，劝亦无用，便与公孙杰商议起今后怎样行动来。

次日早饭后，夏冬、公孙杰离开“家”门，院外，云霞子一声呼哨，柳林之中即刻传来“啾啾”马嘶，有两匹白马随即小跑而至，虽然不似百花骑乘的千里挑一“白雪骠”，却也是百里挑一的宝马良驹。公孙杰夏冬二人认蹬跨马，向云霞子做别。云霞子眼望密密柳枝、浓浓柳荫，朗言说道：“昨日为师倒是有些失态呢！你二人须谨记：江湖之人，切不可儿女情长，否则必致英雄气短！”公孙杰夏冬连连感谢，转身撒缰而去，未走几步，却见云霞子一个翻腾，早飞身落在马前。夏冬说道：“想是师傅改了主意？”

云霞子一笑道：“夏冬我徒已然长大成人，莫作小儿之语。”随即凝然说道：“据我所知，这了然高僧和永平真人虽是文武绝学，性情却甚古怪，了然和尚安居少林，足不窥户，早已绝了尘俗之念，等闲之事，决难令其动心；永平真人虽是善与人交，却是风踪浪迹，居无定所，唯得有缘相见。虽则如此，若是‘精诚所至’，必然‘金石为开’，你们仔细行事，好自为之吧！”说罢，让过道路，反手轻轻一拍马背，白马走动，穿入柳林，浓浓柳荫，早隔断了双方视线。

黄河以南，自是比黄河以北安定一些，金人势力虽是虎视眈眈，却也并未统治到河南一带。因此，河南自比河北繁

荣一些，路上商贾行人行迹不断，结新会旧之声不绝于耳。公孙杰和夏冬虽是骑马带剑行路，并不惹人注意，二人便不必晓宿夜行，只沿大路，径奔嵩山而去。这日，已到登封县境，山中景致甚是美妙，一条通路夹在青山之中，曲曲折折，看似将尽，走近一看，却是豁然开朗，真个是“山重水复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”之景。二人赏心悦目，不觉下马步行。忽然，前面传来马嘶之声，杂着一番含混不清的人语。二人急忙上马奔向前面，却恰好看见山洼之处，两伙人马正自对峙不休。二人本待绕过，却被那两伙人马堵住道路。正犹豫间，却见被堵一方管事模样之人上前求情，因是公孙杰跨马佩剑，被那管事一眼瞧见，便似遇到救星一般，一揖到地，可怜巴巴：“大侠可怜见慈悲为怀，救小人们一命，胜造七级宝塔呢！”说罢，俯伏在地，鼻涕眼泪一齐流下。公孙杰不明真相，正要询问，却听另一伙人头目吼了一声：“你这贼子，求人也是无用，反倒多搭上一条性命，快将那银子留下，便饶你等不死！”公孙杰情知是遇上劫道的了，不禁好笑：那家伙自家打劫，却说被劫人是贼子，真是颠倒黑白。有心不管，便向前走，却被那头目一声断喝：“站住，不得再走！”

公孙杰不愿与这等不入流毛贼纠缠，便好言说道：“你们相争，不关我事，我却只是过路之人，又无多余银钱值得打劫。”

想不到那头目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小子莫装糊涂，岂不闻‘此树是我栽，此路是我开，要想过此路，留下买路财’？本王名为‘鬼见愁’，也让你知道冤头债主吧！没有银子，便把这娘子留下，做个压寨夫人也好！”

夏冬一听，心下不禁好笑：“量你小小毛贼，竟敢口吐狂言！待我戏弄他一遭。”当下轻抡折扇，运力于上，朝那“鬼

见愁”煽了一下，想是令他跌倒，一笑以解怒气。谁知那“鬼见愁”恰恰无意中跨前一步，躲了过去，却只把那草木煽得如狂风拂过一般。公孙杰见好言难过此关，便沉下脸来，斥道：“清平世界，朗朗乾坤，你等竟敢拦路抢劫，莫非这登封县境，却是不讲法度的么？！”“鬼见愁”一听，哈哈大笑道：“小子真是糊涂，自古以来，道理须同讲道理之人去讲，我等却是不讲道理的江洋大盗，这里山高皇帝远，我的话就是法度！小的们，并肩子上！”七八个喽罗早扑上来，搂腰抱腿，欲待擒住公孙杰。公孙杰心想：既是小小毛贼，倒不必取他性命，教训一下便行了。当下运动内功，以三成力道猛力一挣，早将抱住身体的四个喽罗震出一丈开外。另外三个喽罗却是动手动脚欲要抓住夏冬，谁知刚刚碰到衣服，便发出杀猪般叫声，竟然一个个摔在地上，头破血流，显系夏冬用出“沾衣十八跌”的上乘功夫。“鬼见愁”一见，连叫：“邪气邪气！”挥动一双板斧，向公孙杰兜头砍来。公孙杰起初以为对方不过无名草寇，但见对方运斧砍来，便看出其双斧沉重，招数老辣，情知其决非一般毛贼，便欲挥剑削断其兵刃，谁知“鬼见愁”双斧招数甚为轻灵，却躲开宝剑，转斧下劈，直取公孙杰下盘。公孙杰生气，不禁使出了“无情剑法”中的精妙招数“赴池挂枝”，一剑两式，亦守亦攻，剑锋下削，削其兵器，剑尖上挑，刺向面门。“鬼见愁”急急撤招，意图招架，却只架住剑锋，剑尖已是直取面门，“鬼见愁”忙将头一偏，躲过致命的一击，左耳朵却被剑尖一掠而过，登时掉了下来，血流如注。“鬼见愁”大吼一声，却是自家发愁，急忙转身逃进树林，众喽罗一哄而散。那被劫管事脸色一沉，随即便笑了出来，出言夸赞道：“公子好武艺，容小可拜谢搭救之恩！”

两伙人一起前行，那管事告诉公孙杰，他们本是陕西人

士，名唤刘三儿，奉主人李如唐之命，将半家之财，计银万两送达少林寺，以还愿酬答当年少林寺僧人救命之恩，不想竟遇山贼，亏公子拔刀相助，人财方自两全。公孙杰便与刘三儿边走边谈起来，不觉已到登封县内。登封县原本小县，却因少林寺之名，逐渐热闹繁华起来，正值傍晚时节，街上很是热闹，酒馆歌楼，灯明火亮，吆五喝六之声亦不绝于耳。刘三儿对公孙杰说道：“公子却上酒馆却上青楼？一应花费，全包在小人身上。”公孙杰笑笑，与夏冬对视一眼，说道：“我二人本欲到少林寺进香，已然十日斋戒，便遇那盗贼，亦未开杀戒哩！”那刘三儿见说，竖起拇指，说声：“善哉善哉！”当下，一行人找到一处店铺，吃起茶点来。此刻，公孙杰却是不知，原来这刘三儿与盗贼“鬼见愁”却均为完羽中所遣，意欲以“苦肉计”赚取公孙杰，同其潜入少林寺，相机行事，探明那羊皮图之谜。饶是公孙杰夏冬头脑灵活，也难察其奸。当夜无话，次日再行，一行人脚不沾地，早到了嵩山之中。公孙杰放眼望去，不禁心旷神怡，叹为观止。这嵩山乃国中五岳之一，位踞五岳之中，誉称中岳，在偌大平原之中，兀然矗立，极显峻拔，山势错落，移步换形，石奇峰怪，绿树红花，缀满山间，鸟鸣泉响，谷静峰洁，好一派山清水秀美景！看了一回，公孙杰心中叹道：怪道人每每叹说：“天下名山僧占多！”这嵩山景致确是美如仙境，难怪少林在此立寺了！若是人世之间，绝息纷争，各守一方净土，日出而做，日落而息，岂不胜却争斗杀伐、徒生恩怨！这了然和尚确是高明，参透禅机，远遁于此，不问俗尘，却也是其乐陶陶呢！岂不知“树欲静而风不止”，此番我来，却要搅其清兴，令其再动尘念呢。

在山中曲折行走，边走边赏景色，亦已到达少林寺山门。

山门虽不甚高大，却甚为庄重辉煌，透过山门但望院中，但见殿堂巍峨，方正有序，虽经风雨侵蚀，房舍却仍甚崭新齐整。少林寺始建于南北朝间梁武帝时代，其开山祖师却是天竺高僧达摩，距今已历五六百年。初不闻名，自十三棍僧救助唐太宗李世民后，便名声大噪，屡被册封，朝朝代代均有赏赐，久而久之，竟成为佛门重地，等闲人等不得擅入。寺中众僧，亦近与世隔绝，诵经做事之外，便是练武，经年历代，竟创出了少林武功，威名远播，其中以少林拳和少林棍术最为闻名，便在武林之中，也赫然占有一席之地。

早有门人报入主事堂中，未久，堂中传令列队，一千众僧，飞速于山门外列队，棍列两旁形成甬道。寺中主持僧四人寂空、静空、尘空、绝空默立阶上，审视来人。公孙杰虽然不知此为何意，却因已是久经阵势，便毫不动容；夏冬见多识广，知道这便是少林寺入山门之规，是要问明来人底细，以便不使寺中遭乱。四位主持即是寺中主事，轮流掌管寺中事务，一应大事，禀报方丈了然，琐杂之事，便可自行断处。今日轮到寂空主事，他微睁双目，却已遍视来人，便发话问道：“来者何人，到小寺何干？”公孙杰见那四位主持，个个形神雅儒，举止庄重，一动一静，竟有飘然欲仙之感，又兼寂空出语声若钟磬，中气十足，显是内功甚强。正欲答话，却见那刘三儿一揖到地，诚惶诚恐说道：“小人刘三儿，奉主人李如唐之命，从陕西长安处，送万两银钱与宝寺，酬答宝寺高僧救命之恩！”那寂空四人闻言睁目，细看刘三儿，寂空心中微喜，却是漠然再问：“你与本寺何干，却送此重礼？待禀报方丈再处。”转对公孙杰道：“你二人却是为何来到小寺？”公孙杰朗言答道：“我二人遵照父母之命，来此宝寺，专为烧香还愿。”寂空却说道：“本寺向不接纳女流，况你带剑入寺，

亦是违禁，还是请回吧！”

想不到刘三儿帮上腔来：“大和尚，这位公子却是义气之人，若非他打跑剪经之贼，小人便人财两空了呢！”公孙杰灵机一动，说道：“在下公孙杰，谨遵父命，来此将父亲佩剑送与方丈了然高僧，望大和尚行个方便。”

寂空却不通融，说道：“佛门禁地，寺规森严，谁敢违背！既是如此，便请公子将剑送来，待我呈送了方丈便是了。”公孙杰心念：倘是如此，岂不明珠暗投，了然哪里会知剑中藏图，不如待到黑夜潜入寺中便是。便说道：“莫非堂堂少林宝寺竟然惧怕一带剑之人入内么？既是如此，在下便是错打主意了，就此告辞了！”说完，转身就走。刘三儿急了，一把拉住公孙杰，劝道：“公子莫急，待我再求求主持吧！”谁知这一急一拉，便使公孙杰顿时觉到这刘三儿绝非不谙武功，力道却是有些刚劲。刘三儿说道：“主持大和尚，念其力保这礼银不失份上，便放其入内吧。不然，我这银车亦不进寺中。”那寂空冷冷一笑道：“出家之人，四大皆空，又岂为这区区银钱而坏了寺规！要走要留，施主自便了。”刘三儿一听，急忙收回不悦之色，却又对公孙杰说：“公子千万莫走，待我进去后，向了方丈代为求情，便来寻公子，千万千万！”公孙杰也不答话，带着夏冬，转身走了。

公孙杰夏冬来到离寺几里之外的山坳之中，暂且休息，待夜深人静之际，潜入寺中，寻找了然和尚，以解剑图。二人收拾停当，打坐静息，养精蓄锐，不觉沉沉睡去。这也是他俩连日奔波，席不暇暖，心弦一松，便自睡意难敌，两匹马儿便在一边自寻草食，不离左右。谁知就在二人沉睡之际，千年古刹少林寺却遭到一场劫难。

刘三儿带着银车，进入少林寺山门后，便被带至偏殿。刘

三儿正欲去找了然方丈，为公孙杰求情，须知他是按计行事，以银万两取悦阖寺之众，得以与公孙杰同侍了然左右，寻机暗探机密。此计却是完羽中暗中以“采花贼”之面目，在云霞子屋外偷听到公孙杰将赴少林一行后，预谋而定。若是少了公孙杰，刘三儿岂不白来一遭，那完羽中也是“赔了夫人又折兵”呢！但刘三儿听完羽中说过，这公孙杰必定到了然处一行，因此，刘三儿便想先找了然，既为替公孙杰说情，又趁机讨好了然。谁知便在此时，忽听寺外传来人喊马嘶之声。

寂空带领四个棍僧来到山门之外，只见一队人马正来到山门前，约有一百多骑，为首的却是四个面貌古怪之人，个个塌鼻凸眼，双额却是高高隆起，眼睛个个凶光外泄，气焰嚣张，不可一世。寂空喝斥一声：“何方人等在此喧闹？”

人马当中为首的军官手握一根粗黑铁棍，骄横已甚，说道：“我本大宋军兵，到此寺中却要歇人喂马，你等须好生款待。”寂空闻言，觉到对方无礼已甚，自少林寺成名以来，尚无人敢如此大胆，来此搅扰。寂空冷言劝道：“此处乃是佛门禁地，等闲之人若进寺中，亦是难得很呢，更不容兵马践踏，坏了清静，冲撞我佛，将军还是改住他处，若是不听贫僧之言，须是两下里面子上不好看。”这话确是软中有硬，若是一般宋兵听了此言，便会知难而退了。但是，这伙兵马却是金人假扮，专门来找少林寺的碴口的。原来，他们本是金国兵马司的人，受金主完颜亮之命，来黄河一带，帮助完羽中施行绝杀之计的。为首四人，正是金人军中有名的四大高手：铁棍萨里空，巨斧萨里了，金钩薛里金，银钩薛里银。他们来到兀哈赤大营之中缴令听命，却逢兀哈赤正暴跳如雷。原来，几日之前，有一游方和尚自称少林寺挂单之僧，来营前化缘，却被金兵百般戏弄。那和尚一时性起，竟自动起手了。金兵

一拥而上，欲将其砍为肉泥，谁知那和尚武功却是不低，拳脚相交，出手狠辣。双方一场混战，那和尚虽是身亡营前，却已击毙金兵上百。兀哈赤怒从心起，便欲报复。谁知却被完羽中喝斥一番，不允其动手，非但如此，完羽中还从军中调银万两，要派人送去少林寺。兀哈赤不敢得罪，那完羽中身上却是带着主公完颜亮的紫金令箭呢！兀哈赤见萨里空、萨里了、薛里金、薛里银前来，大喜过望，便命其带领一千武艺高强健卒，赶往少林寺，一为夺回军饷之银，二为报那上百死亡士兵之仇，萨里空四人亦是身带主公完颜亮紫金令箭，不怕完羽中怪罪下来。萨里空、萨里了、薛里金、薛里银带领健卒，扮做宋兵，掩人耳目，一路急驰，便在少林寺前，出言挑衅。这其中情节，寂空住持哪里知晓，只道是宋师溃败之兵，到此捣乱，见前番言辞未曾说动，便再说道：“诸位军哥，少林寺乃方外净土，本朝高宋皇上亦有册封旨意，还请各位切莫违背圣意，犯欺君之罪！”谁知这伙人却是金兵，宋皇高宗怎可节制于他们。萨里了巨斧一拍，骂道：“秃驴，你伸出驴耳细细听来，我等本是大金皇上完颜亮部下，此番便要来此踏平你这驴舍马厩！你却拿那宋皇赵构小儿吓人，却怎可吓住我等！”说罢，双斧一摆，便欲冲向山门。寂空闻言，不禁心中大吃一惊，想不到却是那金狗到此。于是，他急将一棍僧推进山门，速去报信，自家却身形一展，挺立门前，将心一横，朗声说道：“江湖之争，尚不牵涉僧众；两国交兵，怎可祸及佛地？将军请以慈悲为怀，莫入禁地，亦是广结善缘，岂不胜过来日吃斋拜佛以求解脱！善哉善哉！”

那薛里金嘻嘻笑道：“却是秃驴臭屁！我等从军已久，只祥刀枪，拜个鸟佛，人肉尚自吃过，吃甚鸟斋！待我先杀你这秃驴，再让你去拜佛解脱，这便是善哉善哉！”说罢，拍马

向前。

须知那寂空久居少林，早已参破禅机，超凡脱俗，他此番言语，并非指望劝说恶魔改恶从善，而是拖延时间的缓兵之计，好使那棍僧通报阖寺，预做准备以抵敌。此刻，寺中钟声骤然敲响，寺中一片脚步之声，显系僧众分头准备，随即，那三个主持静空、尘空、绝空和刘三儿一起，带着十几个棍僧走出山门，与寂空汇合一处。寂空一见，心中有底，便凛然说道：“贫僧仍是力劝将军罢手，一动不如一静，若是一意孤行，恐怕有碍佛门清静呢！”那刘三儿见萨里空等人来此，显然破坏了完羽中的妙计，他那接近了然方丈以谙机密之想亦必成泡影，便心里一急，言不由衷起来：“你等放肆，便是大金皇上到此，也当焚香拜佛，以求天安，你等小小偏将，又怎可造次！”他显是有完羽中做后台，故而未把萨里空四人放在眼里。那薛里银倒不显粗俗，冷冷问道：“你何人，却在此责怪我等为小小偏将？莫非你却是那主将、元帅不成！”

“这个……”刘三儿语塞，“这个”半天，方才说道：“我便是那送万两银钱到此的刘三儿，你便怎样？”他说出此话，本意是让对方知道轻重，知道完羽中早已安排妥当，不要再来添乱。谁知那萨里空听完之后，怪眼圆睁，怒喝一声：“原来你便是那吃里扒外的东西！着打！”催马上前，便是一棍，兜头打下。寂空听言，心中一诧：怎的这刘三儿却是金营之人？倒要注意留个活口，探问情由。刘三儿急忙躲闪，站在他身边的静空主持见萨里空来势汹汹，急忙举棍相迎。要知这萨里空铁棍异常沉重，八十二斤的棍身，加之雄浑的力气，直压下来，怕不有几百上千斤重！那静空的棍却是千年古藤截取，虽不沉重，只有三十几斤，却是异常坚韧，等闲刀剑亦难伤棍身，加之静空本身功力甚强，两棍相交，只听